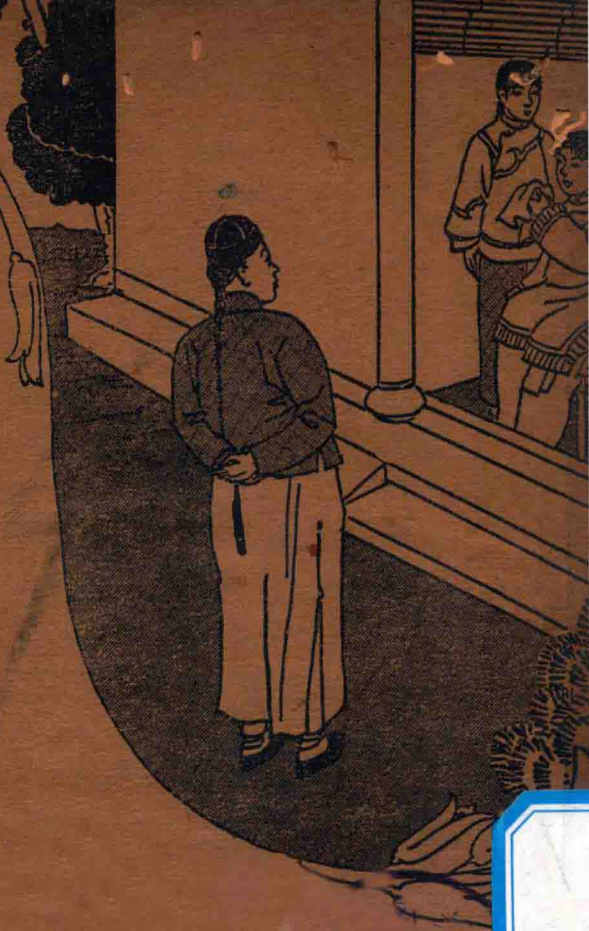


夢筆
生花
文章遊戲

下冊



大境圖書供應社刊行

新式
標點

夢筆生花後集

——遊戲文章——

醫稱小道論

明張景岳嘗著醫非小道論，謂醫操司命之權，不當小視焉。顧予思之，所稱小道者，非藐之也，以其有輔大道之功，而次於大道，故謂之小道耳。既謂之道，則非百工諸藝比也。夫參天地，贊化育，窮性命之理，致事物之宜者，儒者之大道也。然而五運六氣，寒熱不時，疾疾之來，卒然不覺。我夫子猶有斯人斯疾之歎，設無醫者，補偏救弊，斡旋造化之缺失，雖大道風行，人情敦睦，亦難免夫天殤疾病，豈無遺憾於千古哉？此醫之補助大道，而因謂爲小道焉。且又以儒醫云者，蓋必究明儒者性命之學，窮天人合一之理，陰陽氣化之機，然後知疾病之變，死生之道，而有以救之療之也。若但誦習方藥，略記病名，執死方以治活病，偶爾弋獲，自信不疑，貽禍於人，悉委天命，詢其性命陰陽之理，茫然不知爲何物，若此者，皆謂之匠醫。匠者，百工之類也。更有藉醫之名，以放利者，則阿諛取容，逢迎苟且，無所不至，斯醫風掃地矣。無怪乎世之視醫非道，羣目爲賤工，任意役使，遂致自愛之士，雖存濟人之心，而恥居醫者之目，嗟乎！可傷也已！可傷也已！（姚華組）

老論不應，是以婆心爲國手者也。古人不爲良相，則爲良醫，亦同此意。（繆蓮仙）

匠醫餘論

或曰：『如子之言匠醫者，誠忝爲小道，而禍人，良可慨已！然獨不思承君命而治天下者，豈非操儒者大道之權乎？願有腴民之膏而媚上者，徇私因而國憲是玩者，不察情而恣意鍛鍊者，水旱疫厲，不爲請命而征求孔急

者，蚤緣鑽刺，戀棧不休，而爲子孫計者。凡有一於此，尙得謂聖賢之法度，不玷儒者之大道耶？夫世之庸醫，或城市，或鄉曲，同於虛也。人服其藥而死，初不之否耳。以一人一則將唾而遠之，聞風而速之，又烏能爲禍乎？間有起言事屬偶然。至於有虛名而無實者流，原其得名之始，要心獲驗之一時，不然，人雖愚，豈肯以身命輕嘗試哉？若夫承天命而治天下者，或邑或郡，或封疆，未可限量矣。設非以聖賢爲師，則爲害豈淺鮮乎？以威福爲作用，以喜怒爲生殺，暴殘者恆肆其志，屈抑者莫伸其冤，民被其辜，凜然不敢犯，欲逐之則無力，欲避之則無地。嗟乎！由是言之，其禍與庸醫之殺人孰甚？而子乃汲汲焉，惟小道是規，抑已陋矣！予曰：『唯唯！否！否！予不過略識之無，偶述管窺所及耳。如云大道，非予小子所敢問也。』其人笑而頷之。（姚華組）

凝然大波起，有概乎其言之矣！（繆蓮仙）

名說

硯農，予小名也，曷爲以硯農名？先君子所命也。外此別無可名，而以硯農名乎？其殆有說。憶予初震，有客以端硯遺先君子，猶伯魚生而餽鯉者適至焉已。先君子用以錫名，意謂士之事，卽農之耕，安見士之禮耕學耨，非農之服田力穡乎？斯期望於予之克保此硯也甚切。迨入小學，易以古農，遵祖派也。且古之士，出負耒，入橫經，士與農二而一耳。况有古石戶之農矣，嘗與舜爲友，想皆路路如石者。人或呼予曰：『子非石口之農乎？何與古爲徒也？』予姑聽之，亦笑而謝之曰：『吾不如老農人。』又轉呼予曰：『老農。』予并惡得而禁之。今予雖未老，而視茫茫，髮蒼蒼，卽謂之老農無不可。嘻！石固硯之類也，老亦古之意也，子性硯硯然，殆將老於硯，而恆爲農以終古也夫。（趙古農）

老揆子於初度兮，肇錫予以嘉名。（自記）

巢阿每命一名，有對有記，有說，知其重斯名也亦至矣。言必稱

先人義必則古昔，於此見顧名思義，可以不負，可以不朽，視乎農乎徒，與此終古乎（繆蓮仙）

時節因緣說

佛氏嘗言時節因緣，人當忽之，予今而知中有至理，胡可廢也。蓋事之否泰，人之遇合，莫不有至理存焉。丁丑夏日，予客廣寧錢明府官舍，武林繆蓮仙先生爲掌書記，先生浙之名士也，予知先生名久矣。而先生將之廣陵，亦有以予名告者，雖未識面，昔已知名，既同居停，則常相見，見時惟一拱手，或寒溫數語而已，半載餘，漠如也。一夕偶談瑣事，彼此略見胸臆，并以文字用印證，意見亦略同。子夙重先生之文，於是肅然起敬，有相見恨晚之感。而先生不鄙固陋，諄諄相示，若夙契焉。嗚呼！向使知名而不見，則各不知爲何人，既遇而仍漠然，或卽分袂散，則與不知等耳。既知名矣，又相遇矣，宜其卽合也。乃必待半載之後，方始得見，是蓋因緣雖在，而時節有未至也。然則人之各相慕，而終不得一見，名豈非空有因緣而無時節者乎？又若朝夕相見，而眼中心中如不見者，得非空有時節而無因緣者乎？以此知傾蓋如故，可期白首，龍頭龍尾，割席在於片時，推而至於有才不偶，僥倖成名，窮居者得清閒之福，顯達者多禍患之防，亦莫不有此理存乎其中。設非因緣時節，而思之慕之，固屬徒勞。時節因緣若至，雖欲推諉，亦不可得。由是而得馬不爲喜，失馬不爲憂，昔塞翁固已先我而悟其理矣。人苟一任夫因緣時節，而我自爲我，則造化小兒，又將奈何我哉？（章楠）

拈花微笑，言下領悟，知龍華會上，原無鈍根人也。（繆蓮仙）

醫家望聞問切說

望聞問切者，醫家之規矩準繩也，名曰四診。四診互證，方能知其病源，猶匠之不能捨規矩而成器皿也。是故

聖賢垂法，首重四端，明哲相傳，從無二致。奈何習俗相沿，往往不肯盡言病情，伸手就診，以試醫者之術。不知一脈所主非一病，一病所現非一脈，若不與外病相參，鮮不致誤而遣人禍殃。假如脈象絃而急，病現發熱畏寒頭疼，則爲外感風寒之邪；倘無畏寒等病，則爲陰虛內傷而非外感。此一脈所主非一病矣。又如惡寒發熱爲外邪，其脈應浮，或有中氣虛者之脈不能浮，或邪重閉過經絡，脈反沉滯，此一病所現非止一脈矣。由此類推，難以枚舉，故有舍脈從病者，以其脈假而病真也。有舍病從脈者，以其病假而脈真也。若不互相參究，焉能辨其爲真爲假？真假不辨，虛虛實實，害卽隨之。故東坡曰：「吾有病必盡告醫者，使其胸中了然，自無錯誤，吾求愈疾而已，豈以困醫爲事哉？」嗚呼！達人不當如是耶？若醫者自詡其技，不肯詳問以欺人，欺人者必受冥報。若病者故隱病情，欲試醫術以自誤，自誤者於人何尤？此皆一時之淺見，多致後悔而難追，興言及此，能無惻怛乎？故不辭饒舌，略述弊端，願高明察而鑒諸，幸甚幸甚！（章楠）

具菩薩心腸，爲醫師說法，頑石亦應點頭。（繆蓮仙）

撲滿說

有鬻陶器於門外者，稚子素錢出而易之，閱其形，饜其腹，虛其中，空洞無物。望之若無一竅通者，審其面有小口，僅容一錢之入。稚子挾走告予，以究其說。予細視之曰：「嘻！此卽撲滿者非耶？以土爲之，蓄錢之具，可入而不可出，滿則撲之，故曰撲滿。昔郭長倩持以投贈公孫宏，宏時爲平原侯，其贈之也，得毋假此而欲其助歟！夫物虛則能受，受而後能聚，此易所以取象於萃也。然初積而終散，滿之則剖，盈不可久，是有賴乎謙以自守。旨哉老子之言曰：『多藏必厚亡。』故士有積而不能散者，天豈無撲滿之患乎？」於時稚子領悟之餘，而作撲滿說。（趙古

世之蓄錢者，往往可入而不可出，卒至於滿，則撲之也。喻用齋云：「多藏厚亡，人無以水監，當於物監矣。」
(繆蓮仙)

紙帳說

此帳，予所自製者也，以紙爲之，糊其邊，合以成幅，凡尺度皆宛中焉。夏月羅蚊之患，非此無以安寢。客見之，有詫吾之異而笑之者，有閔吾之窮而憐之者，有竊吾之製而效之者。予置竹簾藤枕其間，高臥自若也。且由是得藉以見姬旦游華胥，入南柯矣。或化漆園之蝴蝶，獲鄭野之蕉鹿，炊邯鄲之黃粱，皆從此中醺胸納焉。則是笑所怪也，憐所怪也，竊笑之者，得乎外而遺乎內也。夫古有紙帳之名矣，而未究其式，意者騷人逸士，創爲之，如荷衣蕙帶，蕉布屨之類已耳。然則此紙帳也，不自予權輿，而少見多怪，又何怪乎？

自謂是羲皇上人（繆蓮仙）

迎貓制鼠說

粵人有患鼠者，思以治之，而未得其術也。適客從外至，談及鼠患。客曰：「是非貓不爲功。」主人曰：「願安所得貓乎？」蓋爲我穿柳聘之。客唯唯而退。明日果迎貓來，主人深喜謝客，爰命家人貯紗帷內，席以毛毯，飯以溪魚，日省視之，惟恐逆其意者。噫！主人可謂厚待此貓矣。然貓亦竊解人意，花陰飽臥，時作虎威，聲頻喊露，是夜羣鼠首兩端而不敢出也。主人舉家感慰，以爲貓之爲功大矣。亡何有鼠之黠者，挑羣鼠而起，向貓不及見處，唧唧作聲。久之，翻盆窺壁，懸者碩者，咸集一室，有舞於門者，有拱立而拜之者，有交足於項頸跳擲者，甚則晝累累與人並行，夜則竊齧鬪暴，其聲萬狀，熏之不可，掘之不得，投之忌乎器，猶恐欲齧之，或反爲鼠所齧。於是家人咸咎

貓之無能，致見晒於五德。貓鬱鬱不樂，實亦不解鼠何以至此？且技之細於鼠也。因鳩羣鼠切責之，復理喻之，并告以主人厚遇之意，而羣鼠無忌如故。由是貓更悲懣不已，曰：「嗚呼！鼠之冥頑不靈，恃其五技，殆有甚於鄰鼠也。予惡能忍與之同眠乎？無寧使人謂我見幾而作，而謂我尸位而素餐乎？」無何客復來，主人具告之故。客若有失，謂主人曰：「子知夫貓乎？系本西番，昔爲使臣上貢，道經莊浪驛，或試以鐵籠，納空室中。詰朝起視，數十羣鼠竄伏籠外，凡所至數里，無敢咆哮者，茲固若此哉？」主人聞之，亦遂止家人之咎貓者，而貓復留。說者曰：「貓則良矣，如黠鼠何？世有食人之食，而不忠其事者，過無可辭。然食人之食，欲忠其事而未由者，咎誰任哉？仲尼曰：『吾末如之何也已。』」貓與鼠又何難焉？（趙古農）

有感而發闖者，不僅作貓觀可也。（繆蓮仙）

愛石說

凡人不能無所愛，琴棋書畫，花鳥竹石，性之所近，情卽寄之，酒色其下焉者也。予不敏，學琴不成，棄而學棋，轉而學畫，俱不成。意開卷大有益者，莫如書，因而厚價收書也。顧又常愛花，花時色香，令人魂醉，而鳥與竹亦非不拒。至於石，則天然肖物，更得可愛之趣，惟蠟石爲最。且熟思之，書足以飽枵腹，花終有時而萎，皆不若石之愈久而愈壽也。年來予貧且老，異書不能常保爲吾家故物，筋力就衰，蒔花不能任澆灌之苦。若一卷之石，人棄我取，置之案頭，猶堪片石共語也。或詰予曰：「先生於石，果有所愛，請詳言之。」予謂石可愛者，在秀透皺瘦漏醜，盡言之矣。夫秀則層巒日翠，望之蔚然，透則色潤黃明，晶瑩內澈，皺則起伏不平，如水面風行，波紋細疊，瘦則孤峯獨峙，骨格峻嶒，若老人狀，此真莫名其妙也。言未既，或笑曰：「先生言則然矣，漏如之何？」予曰：「是猶未盡石之奇也，彼石之漏，則穿穴洞達，嵌甘玲瓏，有非一覽所能盡者。」或唯唯，而究無解於醜之說。予曰：「子何泥夫

物之醜，而以比石之醜乎？夫石之醜，正以顯石之奇也。然則石特患其不醜耳，以子所見之石，往往未能兼之，而謂可易得耶？昔米老遇奇石，則下拜，坡公得怪石，則作供，假而蘇米猶在，不引予爲知己哉？或於是盡出其先人所藏石，列而示予，予見而愛之，擇其古靈精怪者，袖而歸焉。遂與石爲終古，石如有知，可以無憾。因書斯說，以視君愛詩書與花，又多一癖矣。

先生素有書癖，花癖，覽此又多一石癖矣。其說石處，真盡石之狀。（荷蕩方仰周）凡物皆醜，不如研，惟石則愈醜愈佳，先生真得石中三昧矣。（繆蓮仙）

題葉小鸞眉子硯墨搨銘

無殺不生，不盜何有？色色空空，孽在我口。綺卽是惡，罵人罵己，反舌無聲，皆大歡喜。飲水亦貪，無悶無怒，不癡非人，撒手何妒？又偈：人生匪石，石壽人妖，毫無茂茂，尙落多少。現女人身，世無男子，忍辱蒙恥，胡不遄死？今日有硯，是有小鸞，鸞曰不然，會坐夜寒。亂紅無定，墮地姓葉，捨其蝕餘，是大日孽。（劉華東）

奇思妙論，迥異恆蹊，的是倡語，令人在可解不可解之間。吾謂以不解解之，則得之矣。（飯牛趙古農）番禺陶綬之嘗奇小鸞眉子硯墨搨詩，索和，予步原韻題二絕云：『一硯傳來迹已陳，詩鐫柳絮句猶新。分明畫出眉痕淡，未許東家強笑嚬。揮毫當日想雲烟，小試青花染綠箋。同好會逢陶處士，賞音何止伯牙絃。』今觀此倡，自覺小巫見大巫矣。

飯牛對

或問飯牛之義於趙子曰：『先生披黃卷，坐青氈，筆爲耒，硯爲田。修禮以耕，陳義以種，將希聖而希賢，先生之

志則大矣，先生之號則不可焉。且世之病其人而薄之，輒叱曰牛，先生反以爲號，而不知所羞，豈別有說，以俟人之求歟？飯牛子曰：「吁！吾語女乎？昔冉伯牛司馬牛之二子，非仲尼之徒乎？牛乎牛乎！究於人乎？奚汗然則世苟呼我爲牛，則牛應之而何損於吾？抑女不聞寧戚之於齊主哉？扣角而歌曰：『從昏飯牛薄夜半，長夜漫漫何時旦。』自古英雄困於岩野，若百里奚之販牛而牛肥者，類皆見遇牛口之下，則豈獨扣角之歌稱和寡也？今吾老則拙矣，憚爲犧而不出矣，吾又烏能蹈飯牛之轍，終遂其奔軼耶？然猶頗健於食，雖日糶大倉之粟，竊自擬廣文先生之飯不足也。有以善飯如廉頗目之，或僅得恣其欲也。第飽食無所用心，而饜養未能免俗也。於時同行廊廡間，捫其腹而自嘲曰：『此中空洞一物無多，負將軍狂叫呼，須知將軍不負汝，汝何少出智慮乎？』因爲捫腹大笑，謂吾其牛矣，食粟而已。』或遂得其意以去，後無復以飯牛之義問者（趙古農）。

居今之世，呼馬呼牛，竟有不能不應者矣。與其待人呼，不如自爲呼之愈也。依人爲活，有似飯牛，自食其力，有似飯牛。梁懺生云：『一飯字前後作兩音用，而行文佐以韻語，自作談諧，聽者得毋解頤。』信斯言也，先生之自號爲飯牛也，固宜。（繆蓮仙）

告蚊疏

具疏，天文生臣錦尙綱爲鼓衆入圍，攘吞血食事。攘臣有父遺血產一區，坐在周身鋪頭面水，土名四支。終身謹守，不敢毀傷。詎有首惡夏蚊，混名尖嘴，原係水鄉草寇，鑽刺營生。於本年四月間，結聚么麼小醜，將臣各處膏腴之地，盡行侵噬。臣有兄弟十八人，特加巡緝，屢見捉獲，登時打死，以警將來。殊伊黨怙惡不悛，呼朋引類，窺臣熟睡，寅夜穿窬，利口柔聲，強吞飽掠。初猶暗中摸索，昏暮欺人，漸卽白晝橫行，自鳴得意。似此目無三尺，實難刻刻提防，除稟昭文縣不理外，歷訴開封府臣姚扇，蒙其雄風禁止，稍爲斂跡。未幾復乘間入室，逼近臥房，迫臣上控。

關內將軍，署總督臣畢紗樞，先命麾下都指揮掃清境內宵小，旋即運籌帷幄，將夏文發極逸烟瘴充軍，餘黨走匿外洋，不敢復侵內地。今於六月，臣畢陸任文淵開大學士解印去，惡等遂肆無忌憚，紛至沓來，甚且聚聲成雷，嚶喝咬人，無所不至。臣受其荼毒，非止一朝，急切叩關，死罪死罪謹疏。

欽差崇文門監督戶部文選司司理朱文批

據錦尚綱疏稱，逆匪夏文等，攘吞遺業，已歷訴地方官，該犯早應畏法伏罪。乃胆敢目無法紀，屢懲不改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豈容若輩橫行？該昭文縣居官疲玩，不究窮兇，似此溺職冗員，地方必多貽誤。着先行革職定擬。至開封府姚身膺民牧，關內將軍署總督畢職任封疆，止可彈壓，一時不能殲除盡絕，皆由平時辦理不善，姑俟申奏施行。所有夏文等，着劊子手伍指掌責數十，撲殺之，令火林軍在本處地方，陳尸油鑊示衆，此諭。

游戲三昧，非鈍根人所能道其隻字（繆蓮仙）

除夕祀錢神疏

文籍徒多，誰憐題壹銅山足恃，羣羨鄧通。當望之而如雲，豈乏泉流之貨，或搖之而成樹，豈無貫朽之家。今於丙子除夕，謹具玉敦珠槃，銀旛金勝，呼如願之殫，進元寶之湯。虔祀追封富民侯，掌天下財帛司，通寶大元帥，孔方尊神座前，伏祈情恕癡狀，俯鑒詞陳，利市竊惟臣某代傳寒素，克紹書香，人遜豪華，難稱銅臭。自知羞澀，常空桂甫之囊，即欲醅酌，莫挂阮修之杖。竟一貧其如洗，備六極以何辭。無如風木興悲，牛眠未卜，室人交謫，鼠耗猶虛。潦倒五十年，只爲飢來驅我，流離四千里，奚堪老至依人。糊八口於筆耕，飽嘗雞肋，換二毛於籬寄，利覓蠅頭。歲暮窮栖，差幸台堪避債，客愁焦灼，幾疑民不聊生。弗獲己權，且送窮，無奈何，赧然求富，乞靈阿堵，望青蚨，日日

飛還，膜拜函方，期亦灰紛紛戾止。自此有地皆徧，敢不呼兄，從茲磨可常推，何妨使鬼滿其慾壑，色亦能濃，在彼深山，親來自遠，椒花獻頌，恰應黃牛白腹之謠，爆竹聲催，會逢青綺文襦之影。二十四番風信，無非榆莢飄揚，一百五十春回，競向錐刀角逐，兼權子母，永叨神祐於萬年，願上屠蘇，仲答神麻於元旦。臣某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謹疏。

予前有訟錢神表，聞之上清元君，宜乎日益潦倒，而蓮仙誠虔之祀，或邀厚貺也。然俱不免一貧字，則訟所怪也。淫祀無福，天之位，置吾儒果何若耶？（巢阿趙古農）思本無聊，言皆有物。（受業劉繼祖）

情考

桃源，古之多情地也；鴛央，古之多情鳥也；紅豆，古之多情樹也；棠棣，古之多情花也。離騷爲第一傷心人，而三百篇更爲多情種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，伏情之根，寤寐反側之思，得情之節。憂勤惕勵之節，人情之深。荷蕢忘情，沮溺矯情，楚狂背情，尾生溺情，中生過情，是則情之感人，鮮有得其正者。名士標榜虛聲，狂士大言不忤，或至忠孝壤告鹵莽，骨肉出於矯廉，所謂能讓千乘，而箴豆見色者，非其驗乎？聖門之學，決不至苟且就功，矯誣欺世，則過乎情，與不及乎情，均失也。僕本恨人，安能忍而與此終古。

多情，人自多情，種語，觀其一道出情來，使非情根，烏能有此情趣？（飯牛趙古農）情深文明，篇首以桃源溯情之源，先生豈劉晨後身耶？（繆蓮仙）

梨棗告哀狀

巢阿子濫竊書淫，復多蠱癖，目耕墳典，手拂牙籤。倦乃停披，坐而假寐，俄有二豎，塞帷直入，被傷刀斧，體無完

膚長跪而告哀曰：「臣等構櫟之庸材也，賦形拳曲，受性堅剛，獲從繩於大匠之門，頓成平直，雖未享乎天年之壽，克荷雕剜，開千秋祕授之奇，寄萬古斯文之任。陋茲方策，笑彼章編，何如普印以赫蹏，俾流通之甚易，况經畫乎不律，實簡易而非難。臣等願效手足之勞，寧敢髮膚之愛，固其分也。又何說焉？乃有沽名之徒，輒矜其技於一知半解之能，遂令攻木之工，陷吾身于百孔千瘡之苦。詞則雕而句則鏤，皮已剝而骨已銷，人各災梨，家同禍棗，又其甚者，掠他人之美，彼原目不識丁，偷才子之名，渠固腸猶是俗，編詩話則互相標榜，妄操風雅之權，誦格言則扭碎吟哦，惡識詞章之體。凡此荒唐炫己，咸矜著作等身。至若書刊淫詞，早自壞乎人心，風俗文鐫陰隲，又何當於暮鼓晨鐘，是皆焉能爲有，無乃或并投諸剗，孳孳爲利，煦煦爲仁，梨何敢於告勞，棗亦疲於奔命。悲來乎，汗牛充棟，慘極矣，目極神傷，縱有口而難陳，却無辜而待白。先生向操選柄，能取舍之適均，吾儕甘受指揮，較長短而備用。夫豈同若輩，要譽於鄉黨，正須止斯人，學步於邯鄲。惟先生其垂鑒焉，臣等不勝感激之至！」

據事直書，大爲梨棗吐氣。（石提王濬）梨棗有此冤苦，安得不向先生告哀？（繆蓮仙）

着棋爭勝判

照得彈棋之設，防自前朝，弈譜之傳，詳於今日。原以消閑遣興，藉手談引飽食之慾，豈宜較短量長，至氣忿來要義之誚，棋輸木頭在，何有爭端？花落石枰空，居然雅事。無奈貪夫貨取，創爲着彩之名，俚客紛來，聚作賭錢之會。于是眼明手快，處處不肯讓人，爾詐我虞，局局惟憂勝己。倘經敗後，怒髮冲冠，偶爾贏時，笑容滿面，仇如殺父，一朝之忿，沒齒不忘，智比行軍，一着之差，滿盤皆負。今日既來聚訟，兩人各置嚴刑，此判。

東坡云：「勝固可欣，負亦可喜。」此得棋之真趣者也。今之弈棋者，往往釀爲爭端，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？是非嚴刑律之不可。（繆蓮仙）

歲日賀門神新任啓

伏審天地交泰，乃風雲際會昌期，門戶維新，正冠蓋逢迎令節。分桃符而出守，便是除書，轟爆竹以相迎，先通寸簡。恭惟二臣門下，威神度索，名榜封神，夙存饗饗之懷，曾受羣邪所忌，頃廁衣冠之列，仍與同氣相求。雖傍人門戶，然已輝煌劍履，朗懸喜目，那須慊歎銅駝。昨已送窮愁，知重來乞效孔伋之標使，倘其除虛耗，定合力以助鍾馗之祛邪。方比肩有管鑰之司，迴面並噴乎揖盜，戒代炮於土地之戩，木偶任嘲於同寅。似慕垂衣端拱之風，佇見比戶可封之化。某也試瞻閥閱，仰重威靈，動直靜專，勝韓滉故人之子，位高望重，詎楚邦大伯之倫。將見前無虎，後無狼，不煩左顧右盼，行且加者官，進者爵，立致崇德報功。晚年縱勇退爲大樹將軍，此日豈兢爽爲義士？

(方仰周)

題本游戲，筆亦以游戲出之，其命意措詞，殆非枵腹人所能道其隻字，足徵才子之文。(趙巢阿) 無中生有，有幻裏求真，搖筆神來，愉快間如或見之。(繆蓮仙)

賀梁醒吾再婚書

昨心泉過訪，言語傳來，迨手束相招，彩雲飛下。知中饋之佐久虛，則琴瑟之弦宜續。昔管寧不娶，未免矯情，王翰長饒，亦云駭俗。此周易所以求正位乎內，而齊侯毋嫌請繼室於晉也。足下扳花妙手，舉案家風，尤宜再續錦屏，重牽絲幙。獨是綢繆義切，當年忘詠偕老之章，伉儷情深，此日永矢白頭之約。坐芙蓉之館，應言美極難同，入天台之山，信道後來居上。新還勝舊，誰人更喚卿卿，青出於藍，不必頓呼負負。漫試畫眉之筆，授以熟而彌工，毋忘熨體之誠，情以新而倍篤。擬以如魚得水，何須怨天壤王郎。比之若漆投膠，當勿羨茂陵女子。况陳平美如冠

玉能簪美女之花，舜欽雅擅文章，再博東萊之議。良足嘉也，不亦樂乎？僕情殷燕賀，待薰沐而登堂，喜欲躡趨，澆蓄薇而拜手，得親謝家風範，豔奪雙眸，且染苟合衣香，芳留三日。先遣一介，敬溯數行，用賀佳期，并陳鄙悃。儀既請夫薄紙，報實切於厚顏，伏冀晒存，不勝榮幸。（喻禮）

風神胎蕩，秀色可餐，一片宮商，耐人諷詠。（心泉汪大源）
浣薇諷誦，亦令人口頰生香，芳留三日。（繆蓮仙）

擬趙師雄寄梅美人書

溯昔宦游南國，走馬朱明，睠于幽芳，幸邀繾綣。然離合瞬息，那堪此參橫月落時耶？嗣是風雪衡茅，輒尋舊夢，想卿淡月黃昏之下，祇與綠衣相對，寂寞銷魂。某欲學前度劉郎，與子偕老，毋俾葛鮑，獨有名山。未審冰心玉性，勿寒盟否？延佇猶田，報子春信。（方仰周）

一片幽寂，集於毫端，着墨不多，而語自曲折，是能以少許勝人多許者。（趙巢阿）
美人有知，定當心許。（繆蓮仙）

鵬貽鷹書

賓興之歲，株守田廬，二月驚蟄，乍承前輩辱函，勉以進取。因念時值鷹化爲鳩之候，似我行藏，遂戲作鵬鷹貽報二書以寄意。

爽鳩足下，予自南溟旣徙，天涯契闊，莫一羽儀，徒增引領耳。頃當百蟄時起，意足下必不翮巖阿，以俟高秋一舉，何風聞疇昔，凌雲氣概，變而藏拙，鶻巢，殊乖夙期。相與頡頏雲衢之情，極爲悵惘。詎春秋漸老，陡息雄心，歟？昔

師尚父晚歲名揚，詩人所詠，以子精銳，下韞命，中夫復何難？乃園林下，日醉桑豔，與鳴蜩睨我，搏風九萬而笑耶？非予所敢知矣。瞬息暑天日永，尙期忽忘學習（見月合）以待涼颺一起，不失本來面目。

鷹報鵬書

伏承春中捐書，雲墮責閉，何忽變昔秋風凌雲氣概，藏拙鵲巢，知負夙期，何心頡頏？迺念壯懷，誠慚知己。第念志高則忌者側目，啓喙則羣小捲嫌，天地雖廓，容我翱翔，奚如較雨量晴，與婦子唱隨田畔爲樂也。故寧順化推移，改形濟彼鵠面，然俯視一切，僅存雙眼，識者狄惡（見世說新語）奈何奈何？子苟振翻圖南，小淹九萬之程，願我鸞翹，稍敘窮達，拂羽鳴歡。

借鵬鷹以立言，恰好是鵬鷹相對語，句中關照，一筆雙鉤，真善于措詞也。（趙巢阿）勸駕者殷然，斂翮者澹然，忙者自忙，閒者自閒也。（繆蓮仙）

下第與景叔弟訂游海幢寺書

落第以來，心情恍惚，至今猶耿耿也，不解何故。風雲皆慘，草木爲愁，自省二十餘年，十戰俱北，孟氏所謂以其數則過，以時考則可。僕用是不豫於色，抱慚衾影，幾欲杜門。有時念起中宵，至思祝髮，而心灰腸熱，交悶於胸，種種無聊，殊覺不堪回首也。前曾約游海幢，過訪澄波長老，然澄公素未謀面，無因而至，安知不斥僕爲俗人？所幸吾弟因樂朝得交澄公，或不至唐突耳。意候天氣晴和，拉二三知己，買小舟逕達寺門，入蘭若，謁空王，忝池月，今無諸禪像，便弔郭家園故址，看鷹瓜蘭，向澄公問出世法，順留詩鎮山門，須竟一日之樂，然後歸。歸時必待月上，幾人一葉，掉破江心，涼月當頭，冷風吹面，啜苦茗，剝瓜子，喫花生，極目汪洋，此身如寄空杳，覺熱中之念，豁然頓

消。第此約未審何日得踐。館見澄公，可爲先容，不爾恐到時叩山門，辭以不在，與味索然爲歎也。（趙古農）
胸次落落，興味洒然，雖厄於遇而不爲遇所困，詞話閒人，得蘇黃氣味。（方荷蕩） 此種清懷，會同領略，洵非清涼世界，不足溶化名心也。（繆蓮仙）

與羅柳湖書

一場春夢，半載離思，忽憶故人，獨憐花事。雙雙赤鯉，我心江頭，渺渺綠波，知音楚尾。所以烟花三月，尙滯重樓，風雨孤舟，恨無佳客。前者一榻高懸，陳蕃有待，兩行徑轉，杜牧驚迴。或笛和詩情，酒撩花態，會逢其適，樂極忘憂。而今也銷魂真個，古調獨彈，空畫平康之眉，不見靈和之影。潯陽白傅，泪濕青衫，溱洧佳人，手貽紅藥。一朝不見，近日如何？溺兒女之閒情，憶編紵之宿好。年年腸斷，惱亂蘇州，歲歲絲牽，勾留坂渚。豪懷自放，寓予山水之間，縮地難尋，望汝瓊瑤之寄。（劉雲）

知音者芳心自同，故不以睽隔而斬其思也。（飯牛趙古農）
情至文生，劉郎信多情人也。（繆蓮仙）

與繆蓮仙論南樓夢話書

燈下讀女靈元倡，爲之廢然，轉思千古才女佳人，不寡即天，而沉淪妾婢者亦半。又謂喟然凜然，竦身有悟，成轉語絕句一首，名曰恨恨歌，不獨爲茲女靈痛也，然無不可爲女靈痛也。他日閣下集成，可爲我錄之卷末。歌曰：「紅顏自古逢天怒，况復詩才益天妒。既怒復妒總由天，自古紅顏多可憐。」此四句語雖短，而悲憤之氣溢焉。使傳之天下後世，必有感泣於紅閨者，將盡以省香爲有心人也。省香能不快哉？書竟擲筆，吭聲自歌一過，大哭。

失聲，老母驚問，僕以實對，而諸妹環流閨笑，僕自顧淚尚泫泫，亦失笑而罷。（吳因培）

真情至語，真情種事，妙處在筆墨之外，人間亦有癡於我，吾爲省香詠矣。（繆蓮仙）

寄陳郎書

妾本青衣，薄施紅粉，幸憑月老，得遇玉郎。兩日趨陪，愧寸衷之莫達，百年締好，寄尺素以微傳。想郎乃穎川名士，素讀詩書，在妾亦江夏遺嬰，頗知禮義。雖鸞身於綉閣，當矢十年不字之貞，既屬意於朱門，益凜一夫不事之義。三生石上，早結良緣，百劫塵中，遂成夙契。一言甫定，雙璧欣投，郎意已堅，妾心亦慰。視紅拂之私奔，勝之遠矣，比綠珠之厚幣，誠何讓焉？所可慮者，夫人鮮膠木之恩，小心安賦，猶可冀者，君子有關雎之化，江汜堪歌，伏乞垂憐弱質，不難指天日以盟，抑或背棄前言，亦惟與鏡釵俱碎。夜如何其，空聽雞聲，以不寐，歲聿云暮，翹瞻馬首，以難回。妾淚如珠，濕紅箋於此日，郎門似海，駕烏鵲兮何時？昔曾晤自尊前，漫詡空羣之曠，今豈置之纍下，莫收焦尾之桐。敬致雁書，思諧魚水，倘納琴瑟，願抱衾裯。郎謂如何？妾言不盡。（黃瓊蘭）

瓊蘭自號天香，子友陳鹿圃孀婦之婢也。廣西懷集縣人，美丰姿，寡言笑，自幼攻書能詩，日伴主婦，居綉閣，習女紅，家人罕有見者。癸酉歲，年十七，鹿圃季兄華亭偶見而慕之，託媒氏議聘爲側室。越日偕媒氏至華亭，家容色豔麗，皎如玉人。華亭出白璧一雙，聘定後，因他事中止，遂寢其議。天香寓書華亭，此篇乃其原稿也。嗟乎紅顏薄命，好事多磨，往往如斯，良可慨已！著有天香小集一冊，詩多寄託，怨而不怒，大有國風遺意。鹿圃作序託之，茲已開雕，不及載入，俟輯四編備錄焉。（繆蓮仙）

寄王翠鳳校書書